



# 有梦的生命

薛舒

四十岁之前,感冒于我而言从来算不上“疾病”,喝几杯开水,睡一觉即可恢复,甚至都不会淌鼻涕。我的母亲总是回忆我小时候如何“干净”,标准就是——不像别家孩子那般,人中连接着上唇的两厘米空间,常年浸润在具有些许咸味的黏稠液体中……我却认为,并不是童年时代的我不爱流鼻涕,实在是我体质太好,鼻涕基本无法做到源源不断,渗几滴清水挂住鼻尖,两三天也就断了流挂。

然而,四十岁后,情形却不太一样起来,咳嗽咳到要去医院挂水才能止住,伴以低烧,连日早退夜升,仿佛需如此的折腾,才能算是经过了努力得以存活,生命便显得格外珍贵起来。直至去年的一场感冒,竟让我体验了瞬间的灵魂出窍。那一刻,躯体已经不属于自己,仿佛指端连着一根电线,电流从头顶到脚底,簌簌流遍全身。躯体被点燃成一捆柴火,收缩、收缩,而后,我看见,一个僵硬的自己慢慢



去年12月回新加坡前给廖鸿钧老师通电话,约了时间,说想去他虹口东体育路住家陪他聊聊天。没想到隔天我居住的浦东突发新冠疫情,管控加严。老师九十多岁了,为他的健康和安全考虑,我没有坚持去看他。老师也说来日方长,让我下次回上海再聚。没想到如今已是永别……

廖老师生于1930年,21岁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——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求学,25岁赴莫斯科大学读书,1961年获博士学位,归母校执教,教学相长,著述等身。无论从哪种角度看,老师这样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才情都足以让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摆谱,端端架子,但他偏偏又是大学里最亲和、最淡泊、最不摆谱、最没架子的教授。公开场合老师相当寡言,和学生也话不多,但私下里老师最喜欢和学生一起,天南地北地闲扯。记得有一次,我去他家客厅。老师提前备好茶点,我俩在客厅沙发上围坐,他抽烟喝茶,我问东问西,我们的话题就像他吐出的烟圈,袅袅不断。大约过了两个小时,他一包烟抽完了,我脑子里接收的知识和信息也让我有点“消化不良”,我这才告辞。

廖老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,《中国比较文学》杂志主编,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。在位时,老师云淡风轻,很少考虑自己或小圈子的利益,但对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。老师最希望年轻人认真踏实地做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。在上海外国语大学,老师给研究生开设“文学理论”课,学生从各个院系来,甚至还有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来旁听。老师不问亲疏,只要学生有不错的想法,就鼓励他们深入思考,并行之成文。老师审阅后,觉得有新意,也有扎实的考证,就会推荐发表。我曾发表过几篇比较文学研究的小论文,也多是老师鼓励、督促和指导的结果。退休后,老师更是风轻云淡。老师告诉我,退休了,就得认真、纯粹地享受退休生活。他把所有书籍书稿都装箱封存,婉绝学术讲座和会议的邀请,彻底淡

## 风轻云淡忆廖师

南治国



很久很久没看戏了。并非全因疫情作怪,有时觉得戏剧舞台的空间有限、天地不大,容不下大千世界、五湖四海。更何况,我对“演戏”一词,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成见”。

都说“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”。少年看戏,看打闹;青年看戏,看热闹。唯有人到中年,才能从戏中看出人生的奥妙。是怎么?从小在复旦校园里泡大,在父母“说真话、做真事、讲真情”家教中长大,又在电视屏幕上采访真人真事的我,直到年过花甲,还是不解风情、愣头青一个:人生,真能演戏?

不想演也不会演,我活过了上半生,也蛮好。那下半生呢?“宁拙毋巧,宁朴毋华”,总不会错。近日,看了一出戏,《陈毅在上海》。台上台下、戏内戏外,活生生的两端。原本,看戏不共情的我,不知何缘动了情。

一是,身为上海人却说不好上海话的我,天生对沪语患“失语症”,只能敬而远之。在校园,说是复旦上海话;进台工作,说复旦普通话,几乎与正宗沪语无缘。但偏偏是这出沪剧,让我对沪语和沪剧,产生了翻江倒海的变化。沪剧,原来可以这么好听!孙徐春演的陈毅,扮相酷似,唱腔老道,功底深厚。最成功的是,把第一代陈毅市长对上海人民的深情,演透了。茅善玉,更是没话讲,一个

定会留一个电话给姨妈,可是姨妈竟斩钉截铁地拒绝告诉我,好像以我为代表的所有家人犯下了伤害母亲的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梦中没有父亲,我是家庭的全权代表,我是我,我是弟弟,我是爸爸,我是一切……可是,怎么可以没有妈妈?于是伤心欲绝。

哽咽着醒来,发现心扉真实地疼痛着,便由着自己孤独地啜泣,愤怒地呢喃,爆两句带哭腔的粗口,这才渐渐醒得彻底起来。脸颊和额角火烫如

炭,我疲惫的白细胞正在殊死奋战,太阳还未升起,我强健的精神正在奉献给孱弱的躯体竭尽所能的支持。可是,为什么要用母亲的离家出走声张这场战斗的激烈!

我无法解释,只能自告,病着的人,更恐惧失去。天亮以后,终于退烧,至此,我相信,梦亦是身体的宣泄口,是免疫机制,是一面防火墙,是躯体与疾病争斗的文学性表达,是小说,是我以真实的身心通过疾病来创作的生命故事。

痊愈后的某日,忽然想起十年前驾车环游西藏,飘雪的五月,在昆仑山口见到的那个女孩。父母带着她常年住在海拔5800米的雪山口,牦牛皮帐篷里藏着小小的她,黑色皴裂的脸蛋上,一双奇大无比的眼睛,藏袍领口伸出细长黑瘦的脖子,微翘的嘴唇上停留着两柱凝固的鼻涕,略带淡绿的黄色。那应该是昆仑玉的底色吧?我想,她令我想起母亲对婴儿时我的赞誉。依然清晰地记得,昆仑女孩小小的脑袋上,一头如

大自然的声音四季分明,春天的花开,夏日的蝉噪,秋夜的虫鸣,还有寒冬的北风,只要听着这样的声音,就能感知时间在流动,季节在轮回,若说从这几个里挑出一个自己喜欢的,于我而言那就是秋夜里的虫鸣了。它既不像花开时的蹑手蹑脚,稍不留神就错过了时光,也没有知了那争先恐后似的大声喧哗,动不动就让人心烦气躁,更不会同北风那般器张跋扈,每听一次都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气。

当然,让我喜欢上秋虫的理由远不止这些,追根溯源,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受了父亲的影响,如今想来依旧是记忆犹新。那时我大概四五岁,还处于似懂非懂却又贪玩的年纪。有一次,父亲带我去生产队的水泵站,乡人称之为机口,是农田灌溉的供水站。那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红砖瓦房,父亲常去那儿,因为站长是他的朋友,红房子虽然不大,但三面都有窗,所以光线很足,里面的陈设也很简单,除了墙上挂着一排开关和靠窗的一个单人床,还有就是把油漆斑驳的靠背椅,一坐上去就吱嘎作响的那种。

那天父亲的老友碰巧不在,他就随手拿起放在床头的一张报纸

六十岁的人,怎么还保持着十六岁少女般的金嗓子质地,晶莹剔透,甜糯绵长,好听极了。若不是情到深处,歌声哪来清如许?所有唱腔,耳目一新,甚至还听出了京剧昆曲甚至锡剧淮剧的余韵,着实“为我打开一扇窗”!不禁自问,不擅沪语的我,能算上海人么;不懂沪剧,能有上海腔调么?

## 看戏、入戏与出戏

吴四海

二是,舞美设计,叹为观止。背景大屏切换和舞台垂幕升降,时而场面宏大,时而聚焦细节,毫无舞台剧拖沓缓慢的节奏。看戏,如看电影,场景更迭,胜似蒙太奇。一开场,七十年前解放上海的子弟兵,手拿群众一针一线,不打搅百姓一家一户深夜露宿街头的场景,令我泪眼模糊。十里洋场一市长,不靠电影特写,仅用沪剧唱腔塑造出一个惟妙惟肖的陈毅形象,“唱”何容易。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,深情的陈毅市长,体恤底层百姓的疾苦,不辞辛劳;动情化解资本家企图撤资逃跑的私心,不弃不离;无情痛斥洋人的傲慢无理,毫不含糊。整整一台戏的念白唱词,声声悦

育为核心的健康生活方式,折射上海迈向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发展历程。

“沪”动青春、“运”育未来

“我的市运情缘”征文启事

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即将开幕,今年上海竞技体育走过的第70年。1953年5月30日,上海市第一届运动会举行,作为全市最高规格、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和青少年体育赛事,市运会已成为“上海青少年的运动嘉年华”。四年一届的市运会是青少年运动员体育生涯的第一个大舞台,很多世界冠军的体育梦想之路与他们的“青春第一冠”,就是从市运会开启的。为传承体育精神、传播体育文化,上海市体育局与新民晚报副刊部合作举办“夜光杯·我的市运情缘”征文活动,希望通过个人视角,展现以体

海藻般浓密纠结的长发,被一支黄色圆珠笔穿了起来,穿成一团含苞的黑色雪莲——那支圆珠笔,是路过昆仑山口的旅客送的吧?也许,那就是她常年感冒淌鼻涕的无数个夜晚延续而来的梦。

去年,与我一起自驾的车友再次进藏,回来后他告诉我,昆仑山口的女孩不见了,她的父母还在,他们说,她下山了,在格尔木,上中学。

如此想来,有梦的生命,才是完整的吧?

看了起来,我则一个人在门口丢着小石子玩,四周很安静,偶尔有几声星星点点的鸟鸣传来,显得悠远而空旷,想必那时正值秋季。就在这个时候,从床边的角落里传出了蟋蟀之声,起初怯生生的有些断断续续,

## 秋虫的阿卡贝拉

周忠尉

差不多会儿就开始洪亮起来,让整个房内的空气都有了些许波动,我循声望去,见墙角里堆放着十几块砖头,叫声就是从那些砖缝里蹦出来的,父亲自然也听到了,他随即放下手中的报纸,弓着身子蹑手蹑脚地向角落靠近,我不明事理,连问父亲要做什么?父亲忙摆手示意我别出声。只见他蹲在砖块面前,稍作片刻沉思后,便伸手搬起砖来,尽管很小心,但那小家伙还是觉察到了危险,并停止了鸣叫,父亲却没停手,等搬去了大半之后,他愈发小心起来,突然一个黑点从墙角蹦出,还没等我叫出声,父亲早已胜券在握,弓着手背往地上一拍,等他扬手时一只蟋蟀已落入掌心。正待看时又一个黑点蹦出,父亲眼疾手快,左右开弓,两手各抓一个,我兴奋得

差点也蹦起来,父亲端着两手四下里看了看,眼光最后落在了床底下的一个广口蜜饯瓶。父亲吩咐我把瓶子取了出来,只见他将两手腕朝口一放,再看瓶子里已多出两只红头大蟋蟀,时不时地发出了几声叫唤,或许是隔着玻璃的缘故,声音已不像先前那么洪亮了。

回到家,我把装有蟋蟀的瓶子放在了靠床头的桌子上,那应该是我饲养宠物的开始,每日除去吃饭睡觉,我就盯着它们看,高兴了再把瓶子摇几下,那两个小家伙或许因为生气,也会叫上几声。后来不知道父亲又从哪里逮了几只回来,一并放入瓶中,于是那合声响起来简直能与合唱团相比。叫得最欢时当数夜深人静、熄灯之后,那瓶中的歌唱家们就开始了它们的表演,还真像那么回事,有先表示领唱的,其他的逐步跟进,有点像合唱中的阿卡贝拉唱法,最后将各个声部相互融合,汇成了一条彩虹似的溪水,在黑漆漆的暗夜里发出七彩的光。

东壁图书,西园翰墨,南华秋水,北苑春山。

(楷书) 毛节民



## 十日谈

新“秋声赋”

明期刊登一组《自然为师》,责编殷健灵。责编:王瑜明